



後燕錄八卷

春秋卷第五十

魏散騎常侍崔鴻撰

慕容永

慕容永字叔明廐弟運之孫也暉爲苻堅所滅永隨暉徙於長安家貧夫妻常賣鞞於市以供衣食及堅之兵敗于晉也燕故大司馬中山王冲時爲平陽太守其兄故濟北王泓時爲北地長史各起兵據郡叛堅泓破秦兵于華澤而冲爲秦將竇衝所敗冲奔于泓泓謀臣高蓋等以

泓素望不如冲且持法太峻乃共殺泓立冲爲
皇太弟承制置百官以永爲右僕射其明年進
據阿房城稱帝改元更始冲少長尊貴及是復
有自得之意而毒暴異常堅旣出奔五將山冲
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紀遂據長安樂
之忘歸且以垂之威名夙著跨據山東憚不敢
進乃課農築室爲持久之計衆咸怨之冲左將
軍韓延及許木末因衆心不悅攻冲殺之立冲
將段隨爲燕王改元昌平初冲之入長安也王

嘉謂之曰鳳凰鳳凰何不高飛還故鄉何故在
此取滅亡冲小字鳳凰故嘉云然永與左僕射
慕容恒潛謀襲殺段隨立宜都王子顓爲燕王
改元建明率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乘輿服御
禮樂器物去長安而東於是長安空虛恒以永
爲武衛將軍恒弟護軍將軍韜陰有二志誘顓
殺之於臨晉恒怒去之永與武衛將軍刁雲率
衆攻韜韜遣司馬宿勒黎逆戰永執而戮之韜
懼出奔恒營恒立冲之子瑤一作望爲帝改元建

平諡冲曰威皇帝衆悉去瑤奔永永執瑤殺之立泓子忠爲帝改元建武忠以永爲丞相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永持法寬平鮮卑安之東至聞喜知垂已稱尊號託以農要弗進築燕熙城以自固刁雲等又殺忠推永爲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凉四州牧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於垂旣而遣使詣秦求假道東歸秦主丕弗許與戰於襄陵秦兵大敗遂進據長子僭卽帝位改元中興悉誅儁及

垂之子孫男女無遺轉寇河南河南太守楊佺期擊破之其後復率衆向洛陽豫州刺史朱序自河陰北濟與永僞將王次等相遇乃戰於洹水次敗走斬其部將勿支參軍趙睦江夏相恒不才追永破之於太行永退屯上黨時楊楷聚衆數千在湖陝聞永敗遣任子詣序乞降序追永至上黨之白水與永相持會垂破丁零翟釗於滑臺釗求救於永永不出救釗敗奔降于永垂遂攻永永率衆逆戰軍敗奔還長子垂復進

軍圍之將士開門納垂兵垂兵入城永奔北門
前驅執永數而戮之

冲及永本稱西燕立國九年爲垂所滅故附垂錄

慕容令

慕容令垂之世子母先段氏所生也垂爲太傅
評所忌恐其見害內以爲憂而未敢告諸子令
潛知之請曰尊比者如有憂色豈非以主上幼
冲太傅嫉賢功高望重愈見猜耶垂曰然吾竭
力致命以破强寇本欲保全家國豈知功成之
後返令身無所容汝旣知吾心何以爲吾謀令

曰主上闇弱委任太傅一旦禍發疾於駭機今
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莫若逃龍城遜辭謝罪
以待主上之察若周公之居東庶幾感悟而得
還此幸之大者也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
羣夷守肥如之險以自保亦其次也垂曰善乃
微服出鄴將趣龍城追騎及之會日暮乃止令
謂垂曰本欲保東都以自全今事已泄謀不及
設秦王方招延英傑不如往歸之垂曰今日之
計舍此安之遂與令等奔秦

詳具垂錄

苻堅以垂爲

冠軍將軍復愛合等之才甚禮遇之每見必屬目王猛伐洛陽引合爲叅軍以爲鄉導猛素勸堅除垂父子堅不從乃令人詭傳垂語於合曰吾已東還汝可爲計也合疑之躊躇終日無所復審遂將舊騎奔樂安王臧於石門暉以合叛而復還其父爲秦所厚疑爲反間徙之沙城在龍都東北六百里合自度終不能免密謀起兵沙城中謫戍士數千人合皆厚撫之乃殺牙門孟媽城大涉圭懼請自效合信之引置左右遂帥謫戍士東襲威德城郎慕容倉進據其城部署官屬遣人招東西諸戍翁然響應鎮東將軍渤海王亮鎮龍城合將襲之其弟麟以告亮亮閉城拒守涉圭因侍直擊合令單馬遁走其黨皆潰涉圭追令至薛黎澤擒而殺之詣龍城白亮亮爲之誅涉圭收合屍而葬之

慕容麟

慕容麟垂之少子諸姬所生也素不爲垂所愛垂之奔秦以麟嘗告變於燕立殺其母然猶不

忍殺之置之外舍希得侍見垂殺苻飛龍麟屢
進策啟發垂意於是奇之寵待同於諸子署爲
撫軍將軍垂旣僭立進衛大將軍封趙王太子
寶之守中山麟以尚書右僕射錄留臺尚書事
是時丁零鮮于乞阻兵謀叛麟出討之悉擒其
衆尋率騎會魏擊叛者拓跋窟咄敗之引還復
率衆會魏討王敏于上谷斬之擊劉顯於彌澤
破之後又擊破許謙徙其民於龍城復率衆會
高陽王隆擊王祖於魯口降之及寶參合之敗

麟將慕容與嵩潛謀作亂欲奉麟爲主事洩嵩等
伏誅麟與寶自相猜疑旣而寶卽位魏攻圍中
山麟屢撓戰計以致覆師後寶襲擊魏軍大敗
而還麟遂作亂將妻子出奔寶敗於魏棄中山
走麟尋襲殺開封公詳而自立於中山詳具寶錄爲
魏所敗奔至鄴勸叔父范陽王德稱尊號德以
麟爲司空領尚書令未幾謀反德殺之

慕容農

慕容農字道厚小字惡奴垂第三子也年九歲

問太史令黃泓曰俗稱參辰相見萬人相食各自一宿何爲如是泓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伯闕主辰次日實沉主參日尋于戈自相征討後帝不滅使伯闕主辰實沉主參別而離之相見則爭故代傳言然農曰天有定宿以人甄之而成憎愛二子之前參辰何云泓不能對垂深奇之後隨父亡秦見秦之恃其强大宮室奢侈乃私言於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日以頽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

有驗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時不可失也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也及垂起兵攻鄴農與楷等爲苻丕所留聞垂誅苻飛龍乃奔列人止於烏桓魯利家利爲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也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來必將有異非爲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生死惟郎是從農乃詣烏桓張驤說之曰

王家已舉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嚮應故
來相告耳驤再拜曰得舊主而事之敢不盡死
於是農驅列人居民爲士卒斬桑榆爲兵裂襜
裳爲旗使趙秋說屠各畢聰聰與屠各卜勝張
延李白郭超及東夷餘和救勃易陽烏丸劉大
各帥部衆數千赴之農假張驤輔國將軍劉大
安遠將軍魯利建威將軍農自將攻破館陶收
其軍資器械遣蘭汗段讚慕輿恡略取康臺牧
馬數千疋於是步騎雲集衆至數萬驤等共推

農爲驃騎大將軍監統諸軍隨才部署上下肅
然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勸農承制封拜
以收衆心農從之赴者相繼垂聞而善之農西
招厓僣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北召
光烈將軍平叡及叡兄汝南太守幼於燕國偉
等皆應之又遣蘭汗等攻拔頓丘農號令嚴整
軍無私掠士女喜悅苻丕使石越討之農曰越
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
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

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今起義兵
惟敵是求當以山河爲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
越至列人西使趙秋及叅軍綦母滕擊越前鋒
破之叅軍太原趙謙言於農曰越甲杖雖精人
心危駭此易破也宜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
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
暮擊之可以必克令戰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
越立柵自固農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衆不乘
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

也向暮農鼓譟出陳於城西牙門剝木請先攻
越柵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何得獨請
然汝猛銳可嘉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四
百騰柵而入越兵披靡農等衆隨之越等大
敗斬越及驍將毛當遂引兵會垂攻鄴垂使農
東徇清河平原徵督租賦農明立約束均適有
無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穀粟屬路軍資豐
贍垂甚悅之旣卽尊位封遼西王尋爲使持節
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諸軍事幽州牧鎮龍城農

創立法制事從寬簡清刑獄省賦役勸課農桑
 居民富贍四方流民前後至者數萬餘口在龍
 城五年庶政脩舉乃上表曰臣頃因征卽鎮所
 統將士安逸積年青徐荆雍遺寇尚繁願時代
 還展竭微效生無餘力沒無餘恨臣之志也乃
 召農還轉侍中司隸校尉及還中山以農爲都
 督充豫荆徐雍五州諸軍事鎮鄴寶嗣僞立推
 爲都督雍益并梁秦涼六州諸軍事并州牧
 鎮晉陽魏兵來伐中山被圍日久將士皆思出

城一戰而衛大將軍麟每沮其議農部將谷會
 歸說農曰城中之人皆涉珪叅合所殺者父子
 兄弟泣血踴躍欲與魏戰而爲衛軍所抑主上
 當北遷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而立之以與魏
 戰死無所恨大王幸而畱此以副衆望擊退魏
 軍撫寧畿甸奉迎大駕亦不失爲忠臣也農欲
 殺歸而惜其材力謂之曰必如此以望生不如
 就死遂與寶等奔赴清河王會後會作亂夜遣
 壯士襲農農被重創骨破見腦寶手自裹創僅

而獲濟進爲左僕射尋拜司空領尚書令復以
大司馬領中軍趣鄴次於乙連長上將士作亂
爲醜讓所殺追諡曰桓烈

慕容隆

慕容隆字道興垂之中子也爲冠軍將軍封高
陽王後代農爲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征北大
將軍幽州牧錄留臺尚書事鎮龍城隆因農舊
制脩而廣之遼嗣遂安叅合之敗垂自欲率衆
討魏乃召隆還隆引龍城之甲入中山軍容精

整燕人之氣稍振是時燕兵新敗皆畏魏不敢
進惟龍城之兵勇銳爭先寶嗣僞位以隆領尚
書右僕射率兵討克平視於高唐魏太祖攻常
山農拒守南郭帥衆力戰魏乃退及圍中山城
中將士皆思出戰每爲趙王麟所抑隆成列而
罷者前後數四寶終不許諸將固請擊之隆退
而勒兵召叅佐謂之曰皇威不振寇賊內侮臣
子同恥義不顧生今幸而破賊吉還固善若其
不幸亦使吾志節獲伸卿等有北見吾母者爲

吾道此情也被甲上馬詣門俟命麟復固止隆
涕泣而還寶欲走保和龍遼東高撫善卜筮素
爲隆所信厚私謂隆曰殿下北行終不能達太
妃亦不可得見若使主上獨往殿下潛留於此
必有大功隆曰國有大難主上蒙塵且老母在
北吾得北首而死猶無所恨卿是何言也乃徧
召僚佐問其去留惟司馬魯恭參軍成岌願從
餘皆欲留隆並聽之遂與寶等出走會軍魏引
兵來躡其後會整陳力戰隆復率騎衝之追奔
百里隆又獨追數十里而還謂故吏留臺治書
陽璆曰中山城中積兵數萬不得展吾意今日
之捷令人遺恨因慷慨流涕清河王會自以退
魏之功矜狠日甚隆屢訓責之深懷忿恚夜遣
壯士襲殺隆於帳下及會被殺寶槩封功臣追
贈隆司空諡曰康子崇嗣

慕容鳳

慕容鳳字道翔宜都王桓之子也桓好脩宮室
時鳳年八歲左右抱之隨桓周行殿觀桓謂之

曰此第好否鳳笑謂其父曰此本石家諸王故第今王脩之何足爲好鳳因言曰今王之味一作膳兼列百品而外有糟糠之民非是小兒所可同大王之味也桓彌加歎賞桓時鎮遼東燕之亡爲秦將朱嶷所殺鳳年十一但泣而不言嘗告其母曰昔張良養士以擊秦王復君之仇也先王之事豈可一日忘之遂陰有復仇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禮之與之交結權翼見而謂之曰見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

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勸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於苻堅曰慕容鳳慷慨有才氣但狼子野心恐終不爲人用耳不如早除之無使貽後患堅不從及堅淮南之敗垂起兵濟河將趣洛陽鳳勸丁零翟斌奉垂爲盟主斌遂率衆歸垂垂拜鳳爲建策將軍垂旣僭位襲父爵仍爲宜都王轉冠軍將軍鳳每進戰奮不顧身前後大小二百五十七戰未嘗無功垂戒之曰今大業甫

濟汝當先自愛使爲車騎將軍之副以抑其銳
垂尅長子遂以鳳爲雍州刺史鎮守之寶嗣僞
位遷冀州刺史成信都甚著惠威百姓懷之魏
太祖來伐鳳踰城奔中山

慕容溫

慕容溫僞第四子也初封帶方王暉爲苻堅所
敗垂入長安及垂起兵攻鄴溫亦引兵會之拜
前將軍改封樂浪王遷征東將軍屯兵中山
時中山兵力甚弱丁四布分據諸郡溫謂諸

將曰以吾之衆攻則不足守則有餘驃騎撫軍
首尾相應會須滅賊但應聚糧厲兵以俟時耳
於是撫舊懷新勸課農桑民歸附者日月相繼
郡縣壘壁爭送軍糧倉庫充溢屢出奇兵擊破
翟真真不敢入境爲寇遂大營宮室於中山極
其壯麗又遣兵一萬運糧以餉垂及垂北如中
山謂諸將曰樂浪王招流散實倉廩外給軍糧
內營宮室雖古蕭何何以加之歷位司隸校尉
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其後翟遼遣丁零故堤

詐降於溫爲溫帳下乙酉刺溫殺之并其長史
司馬驅帥守兵二百戶奔西燕遼西王農邀擊
刺溫者於襄國盡獲之惟堤走免諡曰悼

慕容楷

慕容楷垂兄太宰恪之長子也與垂同避難於
秦苻堅任爲積弩將軍甚見寵遇建元末苻堅
大舉入寇楷與其弟紹私言於垂曰主上驕矜
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
誰與成之淮南之敗垂起兵向鄴楷爲苻丕所

留聞垂殺飛龍乃與弟紹同奔辟陽發兵應之
拜征西將軍襲爵太原王時東胡王晏與鮮卑
烏丸等阻兵不服垂遣楷與紹討之楷謂紹曰
鮮卑烏丸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業始爾
人心未洽所以小異惟宜緩之以德不可鎮之
以威吾當止一處爲軍聲之本汝巡撫民夷示
以大業彼必聽從楷乃屯於辟陽紹率騎數百
往說王晏爲陳禍福晏隨紹詣楷降鮮卑烏丸
及鳩民降者數十萬口垂大悅曰汝兄弟才兼

文武足以繼先王矣及丁零翟真叛走邯鄲楷率騎追之戰於下邑爲真所敗垂卽尊位遷左僕射及克東阿署爲兗州刺史權鎮東阿垂率諸將攻翟遼復以楷爲前鋒都督遼之故衆皆燕趙人聞楷至皆曰太原王子吾之父母也相率歸附遼懼遣使請降歷冀州牧進位司空以建興十年六月卒諡曰元子奇嗣

奇見盛錄

慕容紹

慕容紹楷之弟恪次子也隨暉入秦任爲陽平

國常侍時秦封略旣廣而征伐不息紹私於兄楷曰秦恃其強大務戰不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殫相望兵疲於外民困於內危亡近矣冠軍叔仁智度英拔必能恢復燕祚吾屬但當愛身以待時耳及堅淮南之敗垂起兵向鄴紹盜丕駿馬與楷奔於辟陽率衆會之垂以紹爲鎮南將軍封陳留王後尅歷城青兗徐州郡縣壁壘多降以紹爲青州刺史鎮之尋遷尚書右僕射叅合之敗爲魏所殺諡曰悼

慕容會

慕容會字道通寶第二庶子也建興初與其兄盛歸自長子封清河公未幾進爵爲王歷位征北大將軍幽平二州牧會母賤而年長多材藝有雄畧垂深奇之時寶國嗣未定垂每以爲憂然已屬意於會矣寶之北伐使會代攝東宮事總錄禮遇一同太子及垂親率軍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復使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任國官府佐高選一時才俊以崇威望垂臨死顧

命以會爲寶嗣而寶寵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長樂公盛又自以與會同年恥爲之下乃稱策宜爲儲貳而非毀會寶大悅訪於趙王麟麟復希旨贊成之遂立策爲皇太子會聞之心已慍對寶詔會遣章武王宙徙高陽王隆參佐家屬還中山會遂違詔多留部曲不時卽遣宙年長屬尊會每事陵侮之見者知其有異志矣永康二年魏伐中山城中危急會表求赴難寶又詔會率幽州之衆入援會復稽留不進寶怒

累詔切責月餘始發時有趙王麟之叛寶以會
軍在近恐麟奪會軍先據龍城乃遣人迎之而
自奔龍城會傾身納誘繕甲厲兵帥步騎二萬
列陣而進迎寶薊南寶怪會容止怏怏殊有恨
色密造隆及農言之隆農俱曰會一年少專任
方面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等當以禮責之寶
雖從之然猶詔解會軍分屬農隆二王是時魏
兵追寶及於夏謙澤會言於寶曰臣撫教士卒
惟敵是求今大駕蒙塵人思效命而虜敢自送

衆心憤恨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
後生今我皆得之何患不尅若其捨去賊必乘
人或生餘變寶乃從之會遂整陳逆擊魏兵魏
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會以退魏之功矜狠滋甚
隆農屢訓責之益懷忿恚又以隆農嘗鎮龍城
屬尊位重名望素出已右恐至龍城權政不復
在已又知終無爲嗣之望遂謀作亂幽并之兵
皆懷會威德不樂屬二王請於寶曰清河王天
資神武權略過人臣等與之誓同生死感王恩

澤勇氣自倍願陛下與皇太子留駕薊宮使王
統臣等進解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寶左右
皆惡會言於寶曰清河王不得爲太子神色甚
不平且其才武過人善收人心陛下若從衆請
臣恐解圍之後必有衛輒之事實寶乃謂衆曰道
通年少不及二王豈可當專征之任且朕方自
統六師仗會以爲羽翼何可離左右也衆不悅
而退左右勸寶殺會其黨侍御史仇泥歸聞而
告會曰左右密謀如是主上將從之大王所恃

者父也父已異圖所仗者兵也兵已去手進退
路窮欲於何所自容乎盍若誅二王廢太子大
王自處東宮兼領將相以匡復社稷此上策也
會猶豫未決寶謂農隆曰觀道通志趣必反無
疑宜早除之不然恐成大禍農曰今寇敵內侮
中土分亂社稷之危有如累卵會撫鎮舊都安
衆寧境京師有難萬里星赴其威名之重可以
震服戎狄逆跡未彰宜自隱忍而遠相誅戮豈
徒傷父子至恩亦恐大損威望寶曰道通逆志

已成卿等仁慈不忍早殺恐一旦爲變必先害
諸父然後及吾事敗之後當思朕言至時勿悔
自負也農隆固諫乃止會聞之益懼後寶宿廣
都黃榆谷會遣仇泥歸吳提染干等率壯士二
十餘人分道襲農隆殺隆于帳下農被重創執
仇泥歸逃入山中會以仇泥歸被執事終顯發
乃夜詣寶曰農隆謀逆臣已除之寶意在誅會
陽爲好言以安之曰吾固疑二王久矣除之甚
善會乃立仗嚴備引道欲棄隆喪建威將軍餘

崇涕泣固請乃聽載隨軍農出自歸寶呵之曰
何以自負耶命執之行十餘里寶顧召群臣食
且議農罪會就坐寶目左衛將軍慕容騰使斬
會傷其首不能殺會復走赴其軍勒兵攻寶寶
率數百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
石城不及復遣仇泥歸等攻龍城寶夜遣兵襲
擊破之會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爲太子不
許會盡收乘輿器服以後宮分給將帥署置百
官自稱皇太子錄尚書事引兵向龍城以討慕容

與騰爲名頓兵城下寶臨西門會乘馬遙與寶
語寶責讓之會命軍士向寶大譟以耀威武城
中將士莫不憤怒向暮出戰大破之會兵死傷
大半復走還營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
人襲會敗之衆皆逃散會單馬奔至中山踰圍
而入爲開封公詳所殺寶殺會毋及其三子

慕容懿

慕容懿太傅評之孫也爲鎮西大將軍幽州刺
史封上庸公出鎮肥如慕容雲之亂懿以合支
奔降於魏魏以懿爲征東將軍平州牧昌黎王
後坐謀反伏誅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後燕錄九

春秋卷第五十一

魏散騎常侍崔鴻撰

垂后先段氏

垂后段氏遼西鮮卑段末柸之女也垂為吳王時立為王妃生子令寶段氏才高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太后可足渾氏渾氏銜之儁又素不平於垂中常侍涅皓因希儁旨告段氏及吳國典書令遼東高弼為巫蠱欲以連污垂遂收段氏及弼下大長秋廷尉考治一作段氏及弼志

氣確然終無撓辭拷掠甚急垂愍之私使人謂
段氏曰人生會當一死何堪楚毒如此不若引
服段氏嘆曰吾豈愛死者耶若自誣以惡逆上
辱祖宗下累於王固不爲也辨谷益明故垂得
以免禍而段氏竟死於獄中垂出爲平州刺史
還鎮遼東垂以段氏女弟爲繼室可定渾氏黜
之以其妹長安君妻垂垂不悅由是渾氏益惡
之密謀殺垂垂遂奔秦及卽位追諡段氏曰成
昭皇后

垂后後段氏

垂后段氏字元妃遼西鮮卑光祿大夫段儀之
女也少而婉慧有節操嘗謂其妹季妃曰我終
不作凡人妻季妃曰妹亦不爲庸夫婦隣人聞
而笑之內黃人張定善相見儀二女大驚曰君
家大興當由二女儀淡異之至年二十餘而不
嫁儀子倫謂儀曰張定何知而拒求者儀曰吾
女輩志行不凡故且踟躕以擇良配旣而垂納
元妃爲繼室遂有殊寵及僭卽帝位冊拜爲皇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一
后范陽王亦聘季妃姊妹皆爲皇后卒如其言
先段氏生子令寶元妃生子朗鑒愛諸姬生子
麟農隆柔熙寶初爲太子有美稱已而荒怠中
外失望元妃嘗言於垂曰太子資質雍容柔而
不斷遭承平之世足爲神明之主今國步艱難
恐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
之美遼西高陽二王陛下之賢子宜擇一人付
之趙王麟奸詐彊愎陛下一旦不諱必爲國家
之患此陛下之家事宜早圖之垂不悅寶善事

垂左右左右多譽之故垂以爲賢其後元妃又
言之垂謂之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元妃泣
而退告其妹季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爲
社稷計言之主上乃比吾爲驪戎之女何其苦
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非
常器度若燕祚未盡其在王乎寶及麟聞之淡
以爲恨及垂死寶嗣立使麟謂元妃曰后常謂
主上不能嗣守大業今竟能否宜早自裁以全
段宗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逼殺其母况能保守

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寶
議以元妃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群
臣咸以爲然中書令睦遂颺言於朝曰子無廢
母之義漢世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得配享太
廟況先后曖昧之言虛實尚未可知宜依閻后
故事寶從之乃成喪追尊諡曰成哀皇后其後
麟果作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
之言

寶后段氏

寶后段氏遼西鮮卑人前將軍段璣之姑也初
進爲昭儀生子策字道符策於諸子中最少寶
甚寵愛之封濮陽公年十二美姿貌而蠢弱不
慧時寶冢嗣未定欲立太子而垂意屬於清河
公會寶意不在會猶豫未決庶長子長樂公盛
潛知之稱策堪爲儲貳寶遂立策爲太子立段
氏爲皇后後盛嗣位尊段氏爲皇太后長樂二
年冬十一月丁未卒諡曰惠德皇后追諡策曰
獻哀太子

盛妃蘭氏

盛妃蘭氏尚書頓丘王蘭汗之女也寶爲汗所殺盛馳進赴哀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涕泣請盛於汗妃復頓頭於諸兄弟汗惻然哀之遣其子迎盛舍於宮中親待如舊先是汗之當國也盛從寶出亡妃奉事丁氏愈謹及盛誅汗以妃當從坐欲殺之丁氏以妃有保全之功固爭之得免然終不得爲后

獻莊太妃丁氏

太妃丁氏盛伯獻莊太子全之妃七兵尚書丁信之姑也盛卽尊位尊爲獻莊皇后尋進爲皇太后及盛死羣臣共白丁氏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而熙素得幸於丁氏遂命立熙後熙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詛呪與丁信密謀廢熙迎立章武公淵熙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殺葬以后禮諡曰獻幽皇后

熙昭儀大苻氏

熙昭儀大苻氏故中山尹苻謨之長女也名曰

一六國春秋卷五十一
五
娥娥納爲貴人未幾進爲昭儀熙甚幸之乃爲
昭儀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
息暍死者大半苻氏美而豔好微行游宴熙弗
之禁也請謁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俄而有
疾龍城人王榮自言能療之未幾而卒熙忿榮
之妄立於公車門支解而焚之僞追謚昭儀爲
愍皇后

熙后小苻氏

熙后小苻氏苻謨之幼女也名曰訓英納爲貴

嬪寵愛踰於其姊尋立爲皇后后好游田熙從
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
士卒爲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及熙伐
高句驪以苻氏從至於遼東爲衝車地道以攻
之城且陷熙曰待剗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
入不聽將士先登由是城內嚴備攻之不克熙
乃引還又爲苻后起承華殿高承光一部負土
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宿衛典軍杜靜載棺詣闕
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苻后嘗季夏思凍魚膾

仲冬思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之不得則加之
以大辟其虐也如此未幾苻后死熙悲號躃踊
若喪考妣擁其尸而哭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
矣於是僵仆氣絕久而復蘇大殮既訖復啓其
棺而與之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條於宮內設
位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
爲忠孝如其無也則加以罪群臣震懼莫不含
辛以爲淚高陽王隆妃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
有巧思熙將以爲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

其襪鞞中得敝瓊誣以蠱呪遂賜死三女叩頭
求哀熙不許制公卿已下至兵民戶率營墓費
殫竭府庫下錮三泉周輪數里內則圖畫尚書
八座之象熙謂監作者曰汝等善爲之朕將隨
后入此陵矣識者以爲不祥右僕射韋瑒一作玲

等並懼爲殉沐浴俟命號苻氏墓曰徽平陵及
葬熙被髮徒跣步從苻后喪轎車高大毀北門
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
也會中衛將軍馮跋等閉門作亂熙置后柩於

南苑收髮貫甲馳還赴難攻其北門不克尋爲跋等所殺及雲僭立熙與苻后共葬之於微平陵

就李 項琳之 同訂

屠喬孫

後燕錄十

春秋卷第五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光祚

光祚清河人本宦者仕苻堅爲冗從僕射初垂在長安堅嘗與之交手語垂出祚言於堅曰陛下頗疑慕容垂乎垂非久爲人下者也堅以告垂及堅敗苻丕自鄴奔晉陽祚遂奔晉晉以祚爲河北郡守營於濟北之濮陽羈屬溫詳詳敗詣軍門降垂赦之撫待如舊垂見祚流涕沾衿

國春秋 卷五十三
二百五十三
曰秦王待我理深吾事之亦盡淮南之敗吾效忠節但爲公猜忌懼死而負之每思疇昔之恩未嘗中夜忘寢祚亦歔歔悲動左右因賜祚金帛祚固辭垂曰卿猶復疑耶祚曰臣昔者惟知忠於所事不意陛下至今懷之臣敢逃其死垂曰此乃卿之忠固吾之所求也前言戲之耳待之彌厚以爲中常侍

趙秋

趙秋字子武汲郡朝歌人也少而輕財好施隣

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生救不足人一作仁之本也家有二牛卽以一牛

與之玄度得以葬母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以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玄度也俄而不見後事垂爲冠軍將軍行參軍事苻堅淮南之敗秋以千餘騎奔垂仍說垂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尚復何待若殺秦王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不從悉以兵

授堅及垂至鄴苻丕聞其北來疑欲爲亂身自出遯秋勸垂於坐取不垂亦不納垂後發兵於鄴農亦起兵列人應之使秋說屠各及東夷烏丸各帥步衆數千來援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也皆爲建功規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業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

眭邃

眭邃字懷道趙郡高邑人也父邁晉東海王司

馬越軍謀掾後沒石勒爲徐州刺史邃仕垂爲從事中郎農至高邑遣邃出近違期不還長史張攀言於農曰邃目下參佐敢欺安不還請迴軍討之農不應勅備假板以邃爲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歸退謂攀曰君所言殊誤當今豈可使自相魚肉吾北還邃等自當迎於道左君但觀之及垂至中山農以前驅先進邃等皆來迎候上下如初攀乃服農之智畧仕寶中書令寶逼殺太后段氏不肯成喪邃以

大義切諫

具段后錄

寶不得已從之乃成喪

高展

高展渤海裔人也漢太傅哀之後其父慶仕燕太子詹事歷位司空慶生三子泰敬展展仕寶為黃門郎

秦仕於秦見前秦錄

高湖

湖弟恒恒弟韜

高湖字大淵父泰吏部尚書中書令湖少機敏有器度與弟一作兄韜俱知名於時雅為鄉人崔逞所敬異少歷顯職為散騎常侍垂遣太子寶

等伐魏湖言於垂曰魏燕之與國世為婚姻彼

有內難燕實赴之燕有所求彼無違者其德施

厚矣和好多年行人相繼間以求馬不獲遂留

其弟曲在於我非彼之失政當脩敦舊好又寧

國家柰何復令太子率眾遠伐且拓跋

魏太祖諱涉珪

也雄略有謀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兵精馬強未

易輕也皇太子富於春秋志果氣銳輕敵好勝

難可獨行兵凶戰危今委之專征必小魏而輕

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毀重願陛下深以為慮

言頗切厲垂怒詔免湖官寶果敗於參合寶立起爲征虜將軍燕郡太守寶走和龍兄弟交爭湖見其衰亂遂率戶三千降魏任爲寧西右將軍

湖弟恒字叔宗仕垂鉅鹿太守率郡二千亦降於魏

恒弟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推敬仕垂爲太尉從事中郎魏武平中山以爲丞相參

早卒

湖卽北齊獻武王高歡高祖也詳見北齊書

崔蔭

崔蔭字世祿清河東武城人仕垂爲長史章武王宙之鎮滑臺也垂以蔭爲宙司馬先是陳留王紹爲征南將軍太原王楷爲征西將軍樂浪王溫爲征東將軍皆以蔭爲之參佐蔭才幹明敏強正善規諫四王皆嚴憚之所至簡刑法輕賦役流民歸之戶口滋息

崔逞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五世

孫也曾祖諒晉中書令祖遇仕石虎爲特進父
瑜黃門郎逞少好學有文才遭亂孤貧躬耕於
野而講誦不輟慕容暉時郡舉上計掾補著作
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苻堅滅燕以爲齊郡太
守堅敗仕晉歷清河平原太守爲丁零翟釗所
虜授中書令及垂滅釗以爲秘書監寶走和龍
爲留臺吏部尚書趙王麟殺詳自立逞乃攜妻
子亡歸於魏先是張袞常與太祖言每稱逞之
可大用太祖得之甚喜以爲尚書使錄三十
六曹委以政事逞兄適字寧祖亦有名於時仕
垂尚書左丞范陽昌黎二郡太守逞亦不得其
死

崔模

崔模字思範清河東武城人父遵仕垂至少府
卿叔父整廣川太守模至熙末年南渡河外爲
劉裕滎陽太守戍虎牢後歸仕魏官至中尉

崔懿

崔懿字世茂博陵安平人也仕垂位秘書監子

遭字景遇位鉅鹿令其孫綽少孤學行脩明有名於世

封懿

封懿字處德渤海脩人也曾祖釋晉東夷校尉祖俊父放仕儁爲渤海太守曄吏部尚書兄孚仕超太尉懿雋偉有才氣能屬文與孚雖器有長短然名位略齊懿任秦渤海太守撫軍麟狗清河執之以歸任爲本郡歷位中書令戶部尚書寶敗歸魏魏以懿爲給事黃門侍郎都坐大官封章安侯問以燕氏舊事懿應對疎慢坐廢於家撰燕書十卷頗行於世

封愷

封愷字思悌奕之孫也父勸仕垂位至太常卿侍中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度支尚書坐司馬氏事死愷妻盧玄女也愷子伯達棄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伯達子休傑後還祖母盧氏猶存垂百歲矣而母李氏已先死矣

封衡

封衡字百華中書監裕之子也輕財好施年十餘歲見一老父荷擔於路引歸問之謂其父曰宣子一飯著名春秋斯老父也宜給宅一區奴一口日供贍以終其年裕高其志而從之及長身長八尺有智略仕垂爲右司馬轉安東將軍垂攻鄴久不下衡請灌之以漳水垂以爲然遂拔鄴城外郭翟斌恃功驕恣要請爲尚書令垂將許之衡厲色止之曰馬能千里不免羈絆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時際會兄弟封王自驩兜以來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復有斯求魂爽錯亂必死不出年也垂從之斌果潛通苻丕事發伏誅衡後歷位中山尹吏部尚書

宗隱

宗隱字處道西河介休人也曾祖爽晉昌黎太守後爲鹿長史祖活中書監父恭尚書令徐州刺史儁徙都於鄴恭始家於廣平之列人隱性至孝年十三便有成人之志專精好學不以兵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二
二六十一
難易操仕垂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本州別駕
隱叔父洽爲垂尚書魏太祖圍中山洽率所領
專守北圍當洽所統魏軍士多所傷殺太祖特
深忿恨城陷被殺子順訓並下腐刑

趙思

趙思亦宦者仕寶爲中黃門令寶之自龍城奔
黎陽也寶叔冀州牧范陽王德自鄴徙居滑臺
稱燕王置百官寶遣思召德弟鍾奉迎鍾本勸
德稱帝聞思來惡之執以付獄而馳白德德與

群下議奉迎事其黃門侍郎張華等皆沮之德
乃遣其將慕輿護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聲言
迎衛寶謀弑之初寶旣遣思後知德已攝位稱
制懼而北奔護至黎陽無所見執思以還德以
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求還就寶德不許固留
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
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爲上台不能率先
群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王倫之事
思雖無申胥哭楚之効尤慕龔君賓不生莽世

德怒殺之

詳具南燕錄

李系

李系趙郡平棘人也仕垂散騎常侍東武城令治有能名魏太祖定中原以系為平棘令年老卒於家贈寧朔將軍趙郡太守平棘男

李先

李先字容仁中山盧奴人也祖重晉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樊石虎樂安太守左中郎將先少好學善占候之術師事清河張御御奇之

仕苻丕尚書左主客郎慕容永聞其名迎為謀主勸永據長子城永遂稱制以先為黃門郎秘書監高密侯垂滅永徙先於中山後歸仕魏

屈遵

屈遵字于度

一作于皮

昌黎徒河人也博學多才藝

為慕容永尚書僕射武桓公永滅垂以為博陵令魏太祖南伐軍次魯口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陽太守崔宏東走海濱一作渚屬城長吏率多逃竄遵獨告其吏民曰往年寶師大敗今

茲垂征不還天之棄燕人弗支也魏主神武命世寬仁善納御衆百萬號令若一此湯武之師吾欲歸命爾等勉之勿遇嘉運而爲禍先遂歸魏以爲中書令出納號令摠攝文誥皆信委之

賈彝

賈彝字彥倫本武威姑臧人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廣川都亭侯子孫因以家之遂爲廣川人父爲苻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伸遠近嘆之皆曰此子英俊賈誼

之後莫之與京弱冠仕垂遼西王農記室參軍魏太祖聞其名嘗遣使求之垂彌增器重更加寵秩遷驃騎長史帶昌黎太守垂遣太子寶伐魏敗於參合彝及從兄代郡太守潤等被執後數年遁歸又爲屈丐所執年六十卒

張蒲

張蒲字玄則河內脩武人也本名謨後改爲蒲漢太尉延之後父攀仕垂御史中丞兵部尚書以清方稱蒲少有父風頗涉文史端謹方正爲

寶陽平河間二郡太守尚書左丞魏太祖定中山寶官司叙用多降品秩素聞蒲名仍拜爲尚書左丞

餘崇

餘崇字子厚其父嵩仕垂光祿大夫平視叛於魯口嵩以鎮東將軍討之軍敗見殺崇仕寶爲建威將軍寶被圍於中山清河王會表求赴難使崇爲前鋒率騎五百伺魏強弱遇魏千餘騎鼓譟直進手殺數十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勇

冠一時衆心稍振後會使壯士襲殺高陽王農欲棄喪走龍城崇涕泣固諫乃聽載軍後寶嘉其忠拜中堅將軍封潁陰公蘭汗之亂隨寶入龍城密言於寶曰觀加難形色禍變甚逼宜留三思奈何徑前寶不從行數里加難遂先執崇崇大呼罵曰汝家幸緣肺腑蒙國寵榮覆宗不足以報今乃敢謀篡逆此天地所不容計旦暮卽屠滅但恨不得手膾汝曹爾加難殺之

平視

平視燕國薊人也仕垂寧朔將軍幽州刺史遷
征東將軍參合之敗視舉兵魯口以叛博陵武
邑長樂三郡皆起兵應之視弟翰亦起兵遼西
從于冀州刺史喜切諫不聽時燕兵新敗諸將
討之不克垂自率軍擊之軍至魯口視將妻子
及翰等十餘人渡河而走垂引軍還視復收合
餘黨保據唐高建威將軍進擊斬之

鄭豁

鄭豁滎陽開封人也五世祖渾魏將作大匠豁

仕垂至太常卿

呂顯

呂顯字子明本東平壽張人也其先石勒時徙
居幽州顯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忿爭者皆就
質焉垂以爲河間太守後率郡歸魏

宇文活撥

宇文活撥河南略陽人也其先南单于之遠屬
世爲雄一曰擁部大人活撥仕垂爲唐郡內史遼
東公魏平中山活撥入魏爲第一客

平視燕國薊人也仕垂寧朔將軍幽州刺史遷
征東將軍參合之敗視舉兵魯口以叛博陵武
邑長樂三郡皆起兵應之視弟翰亦起兵遼西
從于冀州刺史喜切諫不聽時燕兵新敗諸將
討之不克垂自率軍擊之軍至魯口視將妻子
及翰等十餘人渡河而走垂引軍還視復收合
餘黨保據唐高建威將軍進擊斬之

鄭豁

鄭豁滎陽開封人也五世祖渾魏將作大匠豁

仕垂至太常卿

呂顯

呂顯字子明本東平壽張人也其先石勒時徙
居幽州顯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忿爭者皆就
質焉垂以爲河間太守後率郡歸魏

宇文活撥

宇文活撥河南略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
世爲雄一日部大人活撥仕垂爲唐郡內史遼
東公魏平中山活撥入魏爲第一客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二
谷袞

谷袞昌黎人也膂力兼人彎弓三百斤勇冠當時仕垂至廣武將軍

鄴紹

鄴紹范陽涿鹿人也仕寶濮陽太守魏太祖定中山以郡迎降

盧偃

盧偃范陽涿鹿人也父湛晉司空劉琨從事中郎偃與子邈並仕於垂偃爲營丘太守邈爲范

陽太守皆以儒雅見稱

盧晏

盧晏博學善隸書有名於世仕垂給事黃門侍郎營丘成周二郡太守子壽太子洗馬燕滅入魏爲魯郡太守

仇欵

仇欵馮翊重泉人也石虎未徙鄴南枋頭仕暉爲烏丸護軍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垂殿中侍御史徙居中山初嵩長女有姿

色充冉閔宮闈閔破遂入於僞轉賜盧豚生子
魚後有寵於魏

韋閔

韋閔字友觀京兆杜陵人也世爲三輔冠族祖
楷晉建威將軍長樂清河二郡太守父達仕垂
吏部郎大長秋卿閔少有器望值慕容氏政亂
避地薊城魏徵拜咸陽太守轉武都太守卒於
官

晁崇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家世史官崇善天
文術數知名於時仕垂太史郎從寶敗於叅合
因留仕魏太祖甚見親待

詳具魏書

段軋

段軋鴈門平原人仕垂廣武令子霸魏太祖略
地至鴈門霸年幼見執因被宮刑軋乃率鄉曲
歸降於魏

公孫表

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陵人也好縱橫刑名之

言為慕容冲尚書郎垂破長子隨入中山仕為
從官寶走乃歸魏為博士歷太宗時為大將被
僂死詳見魏書

劉生

劉生頗解卜筮慕容氏嫁女於魏遂為公主家
臣仍隨入魏賜妻生子

房謙一作湛

房謙清河東武城人也仕垂為太尉掾隨慕容
氏遷於齊子孫因以家焉遂為清河繹幕人

王憲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祖猛為苻堅丞相父休
河東太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丕稱尊號以
永為丞相永為慕容永所殺憲奔清河匿於民
家垂引為安南將軍河州刺史

張珍

張珍字文表中山毋極人仕寶度支尚書

楊結

楊結清河人也仕垂至中山相生二子珍繼皆

知名於世

許茂

許茂高陽新城人也仕垂為高陽太守

王高

王高魏郡人家貧徒有四壁夫婦二人晝則傭耕夜則伐草燒磚以臥

陳刃

陳刃河北人仕於垂失其官爵

盧副鳩

盧副鳩昌黎徒河人也仕垂為尚書令臨澤公

房堪

房堪常山人仕垂貴鄉太守

就李

項琳之

同訂

屠喬孫

春秋卷第五十二

卷五十二

七

後秦錄一

春秋卷第五十三

魏散騎常侍崔鴻撰

姚弋仲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當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揚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北虞九世孫遷郝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赤亭郝玄孫柯迴爲魏

征晉書作鎮西將軍助魏將絆姜維於沓水以功假

綏戎校尉西羌都督迴生弋仲少而聰猛英果

雄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為務眾皆畏而親之

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十萬

人自稱雍州刺史護羌校尉扶風公劉曜平陳

安以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侯邑於隴上及

石虎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擁晉書作握兵十萬

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

猛勁道隆後服德濟先叛宜徙隴上豪強虛其

心腹以實畿甸虎納之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

軍六夷左都督後豫州刺史祖約奔勒勒禮待

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

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

善之後竟誅約勒死虎遂執權思弋仲之言乃

徙秦雍豪傑於關東弋仲率部眾數萬遷清河

之灕頭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

虎既廢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至

或作赴正色謂虎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

虎懼其強正而不之責虎永興元年遷使持節
 十部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弋仲性清儉鯁
 直不修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虎甚重之朝
 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以下皆憚而推下之武
 城左尉虎寵姬之弟也曾入弋仲營擾其部衆
 弋仲執而數之曰爾為禁衛逼脅我為大臣目
 所親見不可縱也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
 右固請乃止其剛直不回皆此類也虎末年謫
 戍梁犢反敗李農於滎陽遂東掠陳留諸郡虎

大懼馳使召之弋仲率其衆八千餘人屯於南
 郊輕騎至鄴乃求見虎虎病不時見引入領軍
 省以已所食食之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當
 面授方略豈來覓食耶且吾不知主上存亡若
 一見我雖死無恨左右言之虎引見弋仲讓之
 曰兒死晉書有來字愁耶乃至於疾小兒晉書作兒小時
 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今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
 人太甚故相聚反耳且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
 差天下必亂當先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

史國春和 卷五十三

三

歸之心共為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晉書禽耳老

羌為汝效死前鋒一舉了之弋仲性狷直人無

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乃於坐授使持節侍

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

破賊否遂被甲跨馬於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

出與石斌等擊犢於滎陽大破之斬犢首而還

討其餘黨盡滅之虎以功命劔履上殿入朝不

趨進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據灃頭擁眾

數萬不附于閔弋仲子曜武將軍益武衛將軍

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灃頭弋仲率眾攻閔次

于混橋陰有據關右之志遣其子襄帥眾五萬

擊蒲洪洪逆擊破之及石祗稱尊號於襄國以

弋仲為右丞相待以殊禮閔攻圍襄國百餘日

祗危急乃遣中軍將軍張春乞師于弋仲弋仲

遣子襄帥騎二萬八千救祗戒之曰冉閔棄仁

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恩當為復仇老病不

能自行汝才十倍于閔若不梟擒以來不須復

見我也自是弋仲遣使與燕連和告于慕容儁

僞遣禦難將軍悅綰將兵三萬會襄襄擊閔于
 長蘆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
 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
 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為尚書郎豺敗復
 歸弋仲咸勸殺之弋仲曰正是招才納奇之日
 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之以為參軍其寬恕如此
 石祗為劉顯所殺弋仲復與燕連和常誠諸子
 曰我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我厚故欲討其賊
 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
 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之後汝便歸晉家當
 竭力臣節無為不義之事乃遣使降晉永和
 七年拜弋仲為使持節六夷大都督督江淮諸
 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
 陵郡公八年春卒年七十三弋仲薨後柩為苻
 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於天水冀縣及苻儼位
 追謚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寘園邑五
 百家

姑孰趙琦美校

後秦錄二

春秋卷第五十四

姚襄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撰

姚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能明察善撫納士民敬愛之咸請為嗣弋仲以襄非長子不許請者日以數千乃授之兵石祗僭號署襄為使持節驃騎將軍領護烏桓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晉永和七年遣使拜持節平北大將軍都督

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卽丘縣公

晉書作平丘郡公

八

年春弋仲死襄祕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干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于碣礮津以太原王亮爲長史天水尹赤爲司馬略陽伏子成爲左部帥南安歛岐爲右部帥略陽王黑郗爲前部帥強白爲後部帥太原薛讚略陽權翼爲叅軍襄與秦兵戰敗亡三萬餘戶南至滎陽始發喪行服又與秦將高昌李歷戰于麻田馬中流矢死襄弟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

自免萇曰但令兄濟此豎子必不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夏四月襄帥衆歸晉送其五弟爲質詔襄屯譙城襄單騎渡淮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謝尚於壽春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待之一面交欵歡若平生會鎮西將軍張遇反於許昌使其黨王恩據洛陽尚遂帥襄與遇戰於許昌之誠橋王師敗績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于南夏江東人士莫不重之徙屯歷陽以燕秦方強未有北伐之

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勵將士

永和九年冬十月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在壽春憚襄威名會襄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浩於是遂欲誅襄乃先囚襄諸弟頻遣刺客刺襄刺客皆以情告襄待之如舊浩潛遣安北將軍魏憬帥衆五千餘人襲襄襄斬憬并其餘衆浩愈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啟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既而魏氏子弟往來壽春襄益猜懼遣參軍權翼使浩浩曰身與姚平北

共爲王臣休戚同之平北每舉動自專甚失輔車之理豈所望也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遠歸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故也今將軍輕信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浩曰平北姿性豪邁生殺自由縱放小人奪掠吾馬王臣之體固如是乎翼曰平北歸命聖朝豈肯妄殺無辜姦仇之人亦上法所不容也殺之何害浩曰然則掠馬何也翼曰將軍謂平北威武自強終爲難制校兵練衆將懲

不恪故取馬欲以自衛耳浩笑曰何至是也乃遣翠還先是浩師次壽春潛誘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之任會健殺其大臣健兄子苻黃眉自洛陽西奔浩以安等事捷意健已死請進屯洛陽脩復陵園使襄為前鋒引兵北行時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將軍劉遜據倉垣浩將至詐令部眾夜遁陰伏甲以邀襄襄潛知之及明果遣謝萬追襄進次山桑襄縱兵逆擊浩兵大敗懼棄輜重走保譙城俘

斬萬餘軍儲器械皆為襄所收掠士卒多亡叛襄使兄曜武將軍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復遣龍驤將軍劉啓及王彬之攻益於山桑襄自淮南來援啟彬之皆敗死襄進據芍陂鼓行濟淮屯于盱眙招掠流民眾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詣建康罪狀殷浩并自陳謝

永和十年江西流民郭歎一作敞等千餘人執晉

唐邑內史陳留劉仕降于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為中軍將軍屯中堂豫州刺史謝尚

自歷陽還衛京師緣江備守襄將佐部曲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從之方軌北行

永和十一年春正月襄自稱大將軍大單于夏五月進攻外黃晉冠軍將軍高季遣將邀擊之襄衆大敗遂收散卒勤恤撫之於是復振進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

永和十二年夏四月襄自許昌攻周成于洛陽月餘不尅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略蓋世兵強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爲他寇所

乘此危亡之道也宜還河北以弘遠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秋七月丁卯太白犯鎮星在柳占曰當有大兵八月晉太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討襄已亥進次伊水上襄撤圍拒之匿精銳于水北林中遣使謂溫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勅三軍小却當拜伏道左溫曰我自開復中原展

敬山陵無豫君事欲來者便前相見在近無煩使人溫司馬許遜曰不得見襄而有大功見襄走入太玄中溫問曰太玄是何等也荅曰南爲丹野北爲太玄襄必西北走也襄果距水而戰溫結陳而前親被甲督戰襄衆大敗死者數千人部將張駿楊凝等皆爲溫所獲徙於尋陽襄帥麾下數千騎奔于洛陽北山如遜所言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出據陽鄉赴者又四千餘戶襄勇而愛人雖屢戰敗衆知襄之

所在輒扶老携幼奔馳歸赴軍中傳言襄病創已死許洛士女爲溫所得者無不北望揮涕襄西走溫追之不及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自襄所奔溫溫問襄之爲人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此襄奔平陽秦并州刺史尹赤復以衆降襄襄遂據襄陽秦大將軍冀州牧張平擊敗之乃與平約爲兄弟各罷兵

晉升平元年春三月襄徙北屈將圖關中夏四

月自北屈進屯杏城遣從兄輔國將軍蘭略地
 鄜一作城遣兄曜武將軍益及左將軍王欽盧
 各將兵招集北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戶
 秦苻生遣苻飛龍拒戰蘭敗為飛龍所執襄引
 兵進據黃落生又遣衛大將軍苻黃眉平北將
 軍苻道龍龍驤將軍苻堅建節將軍鄧羌帥步
 騎萬五千要之襄欲出戰沙門智通固諫曰去
 年太白犯鎮今歲彗星復掃關右不利出師宜
 勵兵收衆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並立冀天不
 棄德以濟黎元吾計決矣惑衆者斬五月鄧羌
 帥其步騎五千來壓壘門而陳襄怒悉衆出戰
 羌陽不勝而走襄遂長驅進擊戰于三原敗績
 為苻堅所殺時年二十七弟萇帥其餘衆降生
 生以公禮葬襄及萇僭號追謚魏武王封襄孫
 延定為東城侯

項鼎鉉校

春秋第五十四卷

立以萇爲揚武將軍轉左衛將軍隴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風七郡太守寧幽兗三州刺史復爲揚武將軍步兵校尉潞川之戰累有殊功封益都侯邑三百戶苻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都督益梁二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嘗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卿其勉之堅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淮南之敗萇奔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

堅遣子衛大將軍苻獻討之署萇爲司馬獻旣敗死萇遣龍驤長史趙都叅軍姜協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於渭北遂如馬牧於是西州豪傑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龐演等糾扇羌豪帥其戶口歸萇者五萬餘家咸推萇爲盟主萇將拒之校尉尹緯說曰今百六之數旣臻秦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傑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群望不可坐觀沈溺而不拯救之萇

從之遂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
內殊死已下建元白雀稱制行事以尹詳龐演
爲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及尹緯爲左右司馬天
水狄伯支焦虔梁希龐魏任謙爲從事中郎姜
訓闡遵爲掾屬毛據焦世蔣秀尹延年牛雙張
乾爲叅軍王欽盧姚方成王破虜楊難尹嵩裴
騎趙曜狄廣党刪等爲將帥夏四月慕容冲與
苻堅相攻冲衆甚盛苻將西上恐冲遏之遣使
通和以子崇爲質於冲五月苻進屯北地厲兵

積粟以觀時變先是苻堅徙晉人李詳等數千
戶於敷陸至是來降華陰北地新平安定羌胡
降者十餘萬戶六月堅自帥步騎二萬擊苻軍
於趙氏塢使護軍將軍楊璧等分道來攻苻兵
屢敗斬苻弟鎮軍將軍尹買軍中無芻土卒有
渴死者會天大雨營中水深三尺統營百步之
外寸餘而已苻軍復振帥衆七萬擊秦堅復遣
楊璧等來拒爲苻所敗獲璧及左將軍徐成鎮
軍將軍毛盛等將吏數十人皆禮而遣之冬十

月萇聞慕容冲攻長安會群僚議造趨之計皆
曰大王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
以制天下萇曰不然燕因懷舊之士以起兵若
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當
移屯嶺北廣收資實須秦敞燕迴然後垂拱取
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二之義也乃
畱長子興守北地使寧北將軍姚穆守同官川
自將其衆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輔欲降之遼西
太守馮傑等諫曰管田單以一城全齊今秦之

州鎮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爲叛臣乎輔喜曰此
吾志也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橫被無辜諸君能
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萇爲土山地道
輔亦於內爲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萇衆死者
萬餘人輔乃詐降開門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
返輔伏兵邀擊幾爲所獲死者復萬餘人堅寧
朔將軍宋方帥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萇自
二縣邀擊破之方單騎奔免司馬田晃帥其餘
衆來降

白雀二年春正月萇留諸將攻新平克之因引
兵擊安定擒秦安西將軍苻珍嶺北諸城悉來
降附夏四月苻輔帥民五千口出城萇圍而抗
之男女無遺六月苻堅爲慕容冲所逼走入五
將山冲入長安司隸校尉權翼尚書趙遷大鴻
臚皇甫覆光祿大夫薛讚扶風太守段鏗等文
武數百人來奔秋七月萇自故縣如新平聞堅
在五將山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之堅兵皆
散走忠遂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別室萇使求傳
國璽堅瞋目叱之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降
代堅不許乃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冬十月慕
容冲遣尚書令車騎大將軍高盖帥衆五萬來
侵戰於新平南大破之盖帥麾下數千來降拜
散騎常侍

建初元年春正月萇如安定三月慕容冲帥衆
東下長安空虛前榮陽太守高陵趙毅等招杏
城盧水胡郝奴帥戶四千入於長安郝奴稱帝
以毅爲丞相渭北皆應之扶風王麟有衆數千

堡據馬嵬奴遣弟多攻之夏四月萇自安定伐
麟破之麟奔漢中萇執多而進攻奴奴懼請降
拜鎮北將軍六谷大都督五月萇僭卽皇帝位
於長安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建初國號大
秦改長安爲常安時晉太元十一年也追尊父
弋仲爲景元皇帝母曰德皇后謚兄襄爲魏武
王立妻虵氏爲皇后子興爲皇太子署寘百官
萇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
故事徙安定五千餘戶於長安起殿於祓祔故

城西北七十五里鳳游鄉上又有御泉池水遂
宴群臣於殿內秋七月苻丕遣平涼太守金熙
安定都尉沒奕干與萇左將軍姚方成戰于孫
丘谷方成兵敗萇以弟征虜將軍緒爲司隸校
尉鎮長安自將至安定擊熙等大破之八月萇
弟碩德統所部羌居隴上聞萇起兵自稱征西
將軍聚衆于冀城以應之以兄孫詳爲安遠將
軍據隴城從孫訓爲安西將軍據南安之赤亭
與秦秦州刺史王統相持萇自安定引兵會碩

德攻統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之者二萬餘家
秦略陽太守王皮來降九月王統以秦州示降
因享將士於上邽拜碩德爲使持節都督隴右
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鎮
上邽南安人吉成詵晉書作古成詵說萇散金幣招賢
士萇說之拜尚書郎冬十月萇還安定脩德政
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敝閭閻之士有毫
介之善者皆顯異之十一月萇復如秦州爲苻
登所敗語在登傳是年造二刀長七尺一銘曰

雌一銘曰雄隸書有寇卽鳴又造一刀銘曰中
山長三尺七寸隸書

建初二年春正月徙秦州豪傑三萬戶於安定
夏四月征西將軍碩德爲楊定所逼退屯涇陽
定與苻纂共攻之戰於涇陽碩德大敗萇自陰
密救之纂退保敷陸秋七月苻登軍於瓦亭萇
攻拔彭沛穀堡穀奔杏城萇還陰密以太子興
鎮長安遂與登相拒八月登馮翊太守蘭欝與
苻師奴離貳慕容永乘豐攻之欝遣使請救萇

將赴之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諫曰苻登近在瓦亭將乘虛襲吾後陛下未宜輕舉苻曰苻登衆盛非旦夕可至且登遲重少決每失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敢輕軍深入比兩月間吾必一作破賊而還登雖至無能爲也九月進次泥源一作泥源一作師奴率衆來拒大戰破之盡俘其衆屠各董成等皆降冬十月苻進擊慕容永於河西永走蘭犢復列兵拒守苻攻之十月擒犢收其士馬遂如杏城左將軍姚方成

攻拔登秦州刺史徐成執之以歸苻乃掘苻堅屍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建初三年春正月苻軍武都與苻登相持慕容永征西將軍王宣率衆來降初關西豪傑以苻氏旣終苻雄略蓋世天下之事可旦夕而定苻旣與登相持屢戰互有勝負遠近咸懷去就之計苻征虜將軍齊難冠軍將軍徐洛生輔國將軍劉郭單冠威將軍彌姐婆觸龍驤將軍趙惡地鎮北將軍梁國兒等守忠不貳並留子弟守

營供繼軍糧身將精卒隨襄征伐時諸營既多故號襄軍為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冬十月襄還安定苻登率眾萬餘圍襄四面大哭襄命營中哭以應之登眾乃退十一月天大雪襄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戰沒皆有褒贈立太學禮先賢之後

建初四年春正月襄以登頻戰輒勝謂堅之神功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而禱之曰往年新平之

禍臣行襄之命非襄之罪臣兄襄從陝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丘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黃眉要路拒擊不遂而沒襄勅臣行殺非臣罪也苻登陛下疎屬尚欲復讎况臣為兄報恥於情理何負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詔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為神豈假手於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耶今為陛下立神像可歸休於此勿追計臣過聽臣至誠也登進師來攻既而昇樓遙謂襄曰自

古及今安有臣弑君而反立像求福望有益乎
因大呼曰殺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
何爲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像戰
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像首以送登
夏四月萇與苻登戰數敗乃遣子中軍將軍崇
襲大界登要擊之敗於安丘秋七月登攻右將
軍吳忠等於平涼忠等敗績八月登進據苟頭
原攻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
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尚書令姚旻守
安定夜襲登輜重於大界拔之諸將欲因登駭
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
止萇以安定地狹且逼苻登使征西將軍碩德
鎮安定徙安定三千餘戶於陰密遣弟征南將
軍靖鎮之冬十月立社稷於長安百姓年七十
已上有德行者拜爲中大夫歲賜牛酒十二月
雷惡地帥衆來降拜爲鎮東將軍
建初五年春正月萇攻苻登扶風太守齊益男
於新羅堡克之益男敗走登遂攻萇天水太守

張業生於隴東，長還救之。登乃引去。夏四月，登將魏弼、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帥氏胡數萬人，攻安北將軍姚當。成於杏城，雷惡地復叛，應之。攻鎮東將軍姚漢，得於李潤。長議將討之。諸將皆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魏弼、飛何也？長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智略非常人也。若南引弼、飛，東結董成，通典甘言美說以成姦計，得杏城、李潤而據之，作咸制遠近，相為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乃潛

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弼、飛惡地衆至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長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群臣怪而問之。長曰：「弼、飛等扇誘同志，種類甚繁。吾雖克其渠帥，餘黨未易猝滅。今烏集而至，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憂一作也。弼、飛等見長兵少，悉衆來攻。長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中軍將軍崇率精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弼、飛兵遂擾亂。長遣鎮遠將軍王超、平遠將軍譚亮率步騎追擊，飛衆大潰。

斬褐飛及將士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謂智略傑出一時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而每遇姚公智力摧屈固其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分嶺北諸豪皆敬憚之萇命姚當成於所營之地每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或作一字旌戰功歲餘問之當成曰營地太小已廣之矣萇曰吾自束髮已來與人戰鬪未嘗如此之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克舉小乃爲奇大

何足貴貳城胡曹寘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寘爲鎮北將軍并州刺史達爲鎮遠將軍金城太守萇性簡率群下有過或面加辱罵太常權翼言曰陛下弘達自任不脩小節駕御群雄包羅僞異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南羌寶騫率戶五千來降拜安西將軍萇下書有復私讐者皆誅之將吏凶滅者各隨所親以立後賑

給長育之秋七月鄭縣荀曜聚眾數千來附
以雅爲鎮東將軍豫州刺史

建初六年夏四月萇與苻登相持鎮東將軍荀

曜晉書作擁眾一萬據逆萬堡密信引登至於

馬頭原五月萇率眾逆戰爲登所敗右將軍與

忠死之萇復收眾前戰征西將軍碩德謂諸將

曰主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旣失利

而更前逼賊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

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遙據吾東此必

荀曜登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

以速戰者欲使登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

其事耳進戰果大破之登退屯於郿其兗州刺

史強金槌以新平來降萇將輕騎數百入槌營

群下諫之萇曰槌旣去登又欲圖我將安所歸

且彼初來款附宜推心以相結吾復以不信疑

之何以御物乎群氏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以

其子達爲質冬十二月萇如陰密攻苻登勅太

子興曰荀曜好姦多變將爲國害聞吾北行必

來見汝汝執誅之曜果見與於長安與遣尹緯
讓而誅之萇敗登於安定城東萇寘酒高會諸
將皆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宰
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
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
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談古知今
講論道義駕馭英雄收羅雋異三也董帥大衆
上下咸悅人盡死力履險若夷四也所以得建
立功業驅策群賢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長耳群

臣咸稱萬歲

建初七年春正月萇下書令畱臺諸鎮各寘學
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叙二月苻登驃
騎將軍沒弈于率戶六千來降拜使持節車騎
將軍高平公三月萇寢疾命征西將軍頌德鎮
李潤左僕射尹緯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營征
南將軍方成言於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
王統苻胤等皆有部曲終爲人患宜盡除之興
於是誅苻胤王統王廣毛盛徐成乃赴召及至

襄怒曰王統兄弟皆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
昔在秦朝並爲名將天下少定吾方用之奈何
輒更誅害令人喪氣秋八月襄疾小瘳下書兵
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復豫
建初八年秋七月苻登攻竇衝於野人堡衝求
救於襄襄議擊之尹緯言於襄曰太子仁厚之
稱著於遐邇而英略未著宜遣太子親行擊之
可以漸廣威武防闕關之原襄從之乃戒興曰
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克

矣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堡引
還興因襲擊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襄策使興還
鎮長安下書除妖謗之言及姦穢有相劾舉者
皆以其罪罪之八月晉平遠將軍護氏校尉楊
佛嵩率胡蜀三千餘戶來降晉龍驤將軍楊佺
期及趙睦追之九月襄遣中軍將軍崇帥兵赴
佛嵩大敗晉師斬趙睦以佛嵩爲鎮東將軍冬
十月襄如長安至於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
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襄懼走

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
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寢而驚悸遂患陰腫迎醫
刺之出血如夢乃發狂言或稱臣或稱萇殺陛
下者臣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十二月己亥
至長安召太尉旻尚書左僕射晃右僕射尹緯
將軍姚大目尚書狄伯支等入禁中受遺詔輔
政萇曰吾氣力轉微將不能復臨天下卿等善
相吾子勉成大業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
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

信遇民以恩四者不失吾無恨矣晃涕泣問取
符登之策萇曰今大業垂成興才智足辦奚所
復問庚子萇卒於永安宮時年六十四在位八
年僞謚武昭皇帝廟號太祖葬稱原陵初萇爲
左衛將軍隨楊安伐蜀晝寢水旁上有神光煥
然左右異之遊至梓潼嶺見一神人謂之曰君
蚤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萇請其姓氏曰張惡
子也言訖不見至是果據秦稱帝卽其地立張
相公廟祠之

就李項奕顯校

... 帝... 十四... 入... 鴻... 撰... 魏... 侍... 崔... 鴻... 撰... 魏... 侍... 崔... 鴻... 撰...

秦錄四

春秋卷第五十六

魏

侍

崔

鴻

撰

姚興上

姚興字子略，茂之子也。苻堅時為太子舍人。其在馬牧，與自長安，尋難奔。其立為皇太子。其出征討常，時統後事。及鎮長安，其有威惠與中書舍人梁喜、洗馬范鼎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化之。晉太元十八年冬十二月，其死，興秘不發喪，以叔父結鎮安定，碩德鎮陰密。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五

弟崇守長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公威名素重
重部出強今易世之際朝廷必相猜疑非永
安之計也不如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
子志度寬明必無他慮今苻登未滅而骨肉相
攻所謂追一豈之縱授自與人吾有死而已不
忍為也遂從之與與陵恒一遣之

皇初元年春正月庚午朔六將軍以尹緯為長
史狄伯支為司馬眾以苻登咸陽太守劉忌
火據避世保一以叛與襲丙之夏四月苻登自六

陌趨廢橋始平太守姚弋仲據馬嶺堅拒之登眾
甚盛與慮許不能遏乃日將精騎追登遣尹緯
領步卒赴許許用緯計以廢橋以抗登登兵等
水不能得死者什二二因急攻緯緯射出戰
興遣狄伯支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為
此也苻登窮寇宜持重以待之不可輕戰緯曰
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本之力梟殄逆
豎大事去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其
夜眾潰登單騎奔雍五月辛丑始發喪行服

僭即皇帝位於槐里大赦境內赤苑巴下改元
 皇初遂如安定先是苻登使弟安成王廣守雍
 太子崇屯胡空堡及閭登敗皆棄城走登無所
 據遂奔平涼收集餘眾入馬毛山秋七月興
 安定如涇陽與登戰於山南斬登散其步眾
 登歸農業徙陰密三苗戶於長安以登后李氏
 賜姚晃分大營一為河賓四軍以鎮之安南將
 軍強熙鎮遠將一為安叛推寶衝為盟主所在
 擾亂興帥諸將討之次武功多兄子良國殺

多而降衝弟彰武與衝離二衝奔強熙熙聞與
 將至率戶三千奔於秦州衝復走汧川汧川氏
 仇高執送之衝從弟統率其餘眾來降冬十二
 月興遣使與燕結好送太子慕容寶之子敏於
 燕

皇初二年春正月封叔父征虜將軍緒為晉王
 征西將軍碩德為隴西王弟中軍將軍崇為齊
 公右將軍顯為常山公又封叔父征南將軍靖
 等及功臣尹緯齊難楊佛嵩等並為公侯其餘

文武封爵各有差夏五月鮮卑薛勃屯於貳城
 為魏所伐遣使請救與使弟齊公崇率眾赴之
 魏軍引還薛勃復叛崇伐之而執之大收其士馬
 而還秋七月魏太祖拓跋珪因慕容寶入寇遣右
 司馬許謙詣秦乞師八月興遣鎮東將軍楊佛
 嵩入援於魏而佛嵩稽緩不進太祖乃命許謙
 為書以遺佛嵩曰夫杖順以翦逆乘義而攻昧
 未有非其運而顯功無其時而著業慕容氏無
 道侵我疆場師老兵疲天亡期至是以遣使命

軍必望克赴將軍據方邵之任總熊虎之師事
 與機會今其時也因此而舉役不再駕千載之
 勳一朝可立然後高公星中進師三魏舉觴稱
 壽不亦尊乎佛嵩乃從道兼行及至謙與佛嵩
 盟曰昔殷湯有鳴條之誓周武有河陽之盟所
 以藉神靈昭忠信夫親仁善隣古之令軌歟血
 割牲以敦永穆今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分災恤
 患休戚是同有違此盟神祇斯殛寶既敗走佛
 嵩乃還是月興追尊庶母孫氏為皇太后配饗

太廟

至初三年楊盛保仇池遣使請命拜使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卑越質詰歸率戶二萬叛乞仇軋歸來降與處之成紀拜使持節鎮西將軍主事公薩西丁碩德討平涼胡金豹於洛城克之上却姜乳據本州以叛自稱秦州刺史碩德遣兵討之乳率衆來降與以碩德爲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徙鎮上却徵乳爲尚書安南將軍強熙及略陽豪族權干成帥衆三萬共圍上

却碩德擊破之熙南奔仇池遂假道奔晉碩德西討干成於略陽干成來降與令郡國各歲貢清行李廉一人時慕容永旣爲慕容垂所滅其所署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與遣晉王緒討之恭等依河拒守緒不得濟鎮東將軍汾陰薛疆先據楊氏堡引緒從龍門濟河遂入蒲坂恭勢屈請降徙新平安定新戶六千於蒲坂遂以緒爲并冀二州牧鎮蒲坂

皇初四年秋九月與母地氏卒鮮卑薛勃復叛

奔嶺北上郡貳川雜胡皆應之遂圍安遠將軍
許於金城興遣齊公崇及尹緯討之薛勃自三
交趨金城崇列營猗之而租運不繼三軍大饑
尋言於崇曰輔國將軍彌姐高地建節將軍杜
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運稽畱令三軍
乏絕宜明宣刑書以懲不肅遂斬之諸部大震
租入者五十餘萬興率步騎二萬親討薛勃勃
懼棄其餘衆奔高平公沒奕于于執而送之興
法氏男質得欲因興葬母虵氏殺興會有告之
者興未之信遣李嵩詐往買得具以告嵩嵩還
以聞興乃賜買得死誅其黨與興下書禁百姓
造錦繡及淫祀興率衆寇晉湖城晉弘農太守
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遂至陝城進寇上
洛拔之遣齊公崇寇洛陽晉河南太守夏侯宗
之固守金墉攻之不克乃陷柏谷徙流民西河
嚴彥河東裴岐韓襲等二萬餘戶而還興下書
令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親近爲
之立後武都氏屠飛啖鐵等殺隴東太守姚廻

掠三千餘家據方山以叛東平公紹等討之斬
飛鐵遣司馬狄伯支迎流民曹會牛壽萬餘戶
於漢中與畱心政事苞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
禮異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
事以擢叙美官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
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
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
之暇引龕等於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給事
黃門侍郎吉成詵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
等以文章雅正參管機密於是學者咸勸儒風
盛焉

皇初五年興長水校尉姚珍奔西秦是年興建
南臺武庫朝堂於長安又立西宮名宮門曰黃
龍門

弘始元年秋七月遣齊公崇鎮東將軍楊佛嵩
寇洛陽晉河南太守隴西辛恭靖嬰城自守雍
州刺史楊佺期請救於魏八月魏太祖遣太尉
穆崇將六萬騎救之九月興班命郡國百姓因

凡自賣爲奴婢者悉免爲良人興以日月薄蝕
災眚屢見去皇帝之號降稱天王下詔令群公
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太尉趙公旻等五十
三人上疏諫曰伏惟陛下勲格皇天功濟四海
威靈振於殊域聲教暨於遐方雖成湯之隆殷
基武王之崇周業未足比諭方當廓靖江吳告
成中岳豈宜過垂冲損違皇天之眷命乎興曰
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冲未居崇極
况臣寡昧安可處之乃遣旻告於社稷宗廟大
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弘始賜孤獨鰥寡粟帛
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簡省法令清察獄訟
守令之政績者賞之貪殘者誅之始平太守周
班槐里令李彭皆以黷貨伏誅於是遠近肅然
冬十月辛恭靖固守洛陽百餘日魏救未至崇
等遂拔洛陽恭靖被執送至長安見興不拜興
謂恭靖曰朕將仕卿以東南之事可乎靖厲色
曰吾寧爲國家鬼不爲羗賊臣興怒囚之別室
自淮南已北諸城多送任請降乃以東平公紹

為都督山東諸軍事豫州牧鎮洛陽興下書聽
 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隱晉王緒隴西王碩德以
 興降號固讓王爵與弗許京兆韋華晉帝紀譙
作韋禮
 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襄陽流民一萬餘戶
 叛晉來奔興引見東堂謂華曰晉自南遷承平
 已久今政化風教何如華曰晉主雖有南面之
 尊而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
 室遂成習俗刑網峻急風俗奢宕自桓溫謝安
 已後未見寬猛之中興大悅拜華中書令興如

西京時晉王緒鎮河東興待以家人之禮下書

對先朝舊臣姚驢磴趙惡地王平馬萬載黃世

壽公孫丁男命百僚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

有不公孫時百采孫之兵部郎金城邊熙上陳

軍公孫興覽之稱善乃依孫吳誓

衆之公孫以預益之興立律學於長安召郡縣散

吏以公孫之具通明公孫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

郡公孫不能決者公孫之廷尉興嘗臨諮議堂聽

斷疑公孫於時公孫無竟滯晉上緒隴西王碩德固

讓于...之緒頌德威禮日盛興恐姦佞小人
從中...
校尉...
彭明...
無...一百戶賜超爵關內侯佩...進位二級
弘始二年夏五月興遣使聘魏魏遣謁者僕射
張濟報聘於興興遣征西大將軍隴西公碩德
率隴右諸軍入自南安陝伐西秦西秦王乞伏
軻歸帥軍來拒次於隴西秋七月興潛引軍赴
之軻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
匹軍無私掠百姓懷之興進軍枹罕軻歸奔金
城班賜王公已下徧於卒伍興之西伐高平公
沒奕干欲乘虛襲安定長史皇甫序切諫止之
于自恨失言陰欲殺序八月軻歸以窮蹙來降
拜鎮遠將軍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
侯使還鎮苑川復以其故部衆配之冬十月興
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嶮要之所皆聽奔
赴及朞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爲

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

罪罪之十一月與遣晉將劉嵩等二百三十七

人歸於建康魏軍襲沒奕于干棄其部衆率數

千騎與劉勃勃魏書作赫連屈丐奔於秦州與見勃勃

儀貌奇之拜驍騎將軍魏軍進次瓦亭長安大

震諸城閉門固守魏平陽太守王塵一作塵入侵

河東與於是練兵講武大閱於城西幹勇壯異

者召入殿中引見群臣於東堂大議伐魏之策

群臣咸諫以為不可與不從司隸校尉常山公

顯進曰陛下天下之鎮不宜親行可使諸將分

討授以廟算之勝一作策興曰王者正以廓土靖

亂為務吾焉得而辭之

弘始三年春三月連理樹生於廟庭逍遙園有

葱變為莖咸以為美瑞興令占之曰應有智人

不入中國夏五月魏安人焦朗遣使說隴西公

碩德曰呂氏自武王棄世兄弟相攻政綱不立

號為威虐百姓饑饉死者過半今乘其篡奪之

際取之易於反掌不可失也碩德言於興遂帥

騎六萬伐涼遣乞伏軋歸率騎七千從之秋
七月碩德從金城濟河直趨廣武徑倉松至姑
臧部將姚方國言於碩德曰今授師三千後無
繼援師之難也宜曜勁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
喪心決死拒戰可一戰而平也涼王呂隆遣輔
國呂忽龍驤呂邈等逆戰大敗生擒邈俘斬萬
計隆嬰城固守別將呂他等率衆二萬五千以
苑來降先是吐蕃禿髮儁檀據西平沮渠蒙
偃張掖李暲據燉煌各制方城與呂隆共相

攻伐至是各遣使修表奉獻八月涼將姜紀率
數十騎來奔說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明公以
大軍臨之其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
遂服也請給紀步騎三千與王松忽因焦朗華
純之衆伺其釁隙隆不足取也不然今禿髮在
南兵強國富若兼姑臧而據之威勢益盛沮渠
蒙遜李暲不能抗必將歸之如此則爲國家之
大勛矣碩德乃表紀爲武威太守配兵三千屯
據晏然碩德圍姑臧累月城中多謀外叛碩德

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爲持久之計九月
呂隆遣使奉貢請降興答報嘉美拜隆鎮西
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是年河東蒲坂阿育
二寺時出光明人咸異之掘得佛骨於石匣中
照耀殊常

弘始四年春二月癸丑立子泓爲太子大赦境
內殊死已下賜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三月晉
襄城太守司馬休之中郎劉敬宣高雅之俱奔
洛陽各以子弟爲質并求救於興興與之苻信

使於關東募兵得數千人復還屯彭城間夏四
日西秦乞伏軋歸遣其子熾磐來朝興署爲興
晉太守五月興大發諸軍遣弟安北將軍義陽
公平尚書右僕射狄伯支等率步騎四萬伐魏
平等軍次河東興遣光遠將軍党娥立節將軍
雷星建忠將軍王次多等帥杏城及嶺北突騎
自和寧赴援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
國一作良國率關中勁卒爲平後繼晉公緒統河東
見兵爲前鋒節度東平公紹率洛東之兵始平

太子守許率朔方見騎並集平望以會於興司隸
校尉常山公顯及尚書令晃輔太子泓守長安
高平公浚奔于權鎮上邽中軍將軍廣陵公欽
權鎮洛陽興帥戎卒四萬七千自長安赴平平
攻魏軋壁六十餘日壁中衆少失井陷之六月
太祖將兵逆擊遣毘陵王順及豫州刺史長孫
肥等三軍六萬騎爲先鋒秋七月太祖躬帥將
士親征八月次於永安平募遣驍將帥精騎二
百覘魏虛實長孫肥逆擊盡擒之匹馬不返平

遂退走太祖急追之乙巳及於柴壁平嬰城固
守魏軍圍之興乃悉舉其衆救平將據天渡運
糧餽平太祖聞興將至問尚書右兵中郎中山
李先曰興屯天渡平據柴壁相爲表裏今欲殄
之計將安出先曰臣聞兵以正合戰以奇勝如
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其未到之前
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
裏然後以陛下神策觀時而動興欲進不得退
又乏糧夫高者爲勦所棲深者爲勦所因一作

兵家所忌今秦皆犯之可不戰而取也太祖從之乃增築重圍內以防平出外以拒興入魏廣武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則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爲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太祖以爲然遂截汾曲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興至蒲坂憚魏之強久乃進兵甲子太祖帥步騎三萬餘人渡蒙坑南四十里逆擊興興晨行北引

未及安營魏軍猝至興衆怖擾太祖遣毘陵王順以精騎衝擊獲興甲騎數百斬首千餘級興退南走四十餘里魏引兵還平亦不敢出但使人燒圍數百步而已魏知興氣已挫乃分兵四據險要南絕蒙坑之口東杜新坂之隘守天渡屯賈山令平水陸絕路將坐甲而擒之又緣汾帶岡樹柵數十重一作里以衛芻牧者使平不得近柴壁九月興從汾西北下營憑壑爲壘欲以自固又遣數千騎乘西岸闚視魏軍一作營乃束

柏材從汾水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橋

一作梁

魏軍

皆鉤取以爲薪蒸太祖度興必攻西圍乃命修
塹增廣之至夜興攻西圍梯短不及棄之塹中
而還又分其衆臨汾爲壘叩逼水門與平相望
魏因絕其水中內外隔絕士卒喪氣冬十月平
糧盡矢竭勢甚窘急夜悉衆突西南圍求出興
列兵汾水西舉烽鼓譟爲平接應太祖簡諸軍
精銳屯於汾西固守南橋絕塞水口興夜聞聲
望平力戰突免平聞外鼓望興攻圍引接故但

叫呼虛相應和莫敢逼圍平不得出計窮力盡
乃將二妾帥麾下三十騎赴汾水死興安遠將
軍不蒙世揚威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千餘人多
從平赴水太祖使善遊者泅水鉤捕無一人得
免平衆三萬餘人皆歛手受縛又擒尚書右僕
射狄伯支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
立節將軍雷星建義將軍康官北中郎將庫狼
興從子伯禽已下四品將軍已上四十餘人獲
先亡臣王次多靳懃等並斬以徇興遠來赴救

自觀其窮力不能救舉軍慟哭聲振山谷數日
不止頻遣使求和於魏太祖不許興乃下書令
軍士戰沒者皆厚加褒贈魏軍乘勝進攻蒲坂
晉公緒固守不戰會柔然謀伐魏太祖聞之戊
申引兵而還庚戌興徙河西豪右萬餘戶於長
安十二月晉輔國將軍袁虔之寧朔將軍劉壽
冠軍將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等貳於桓玄
懼而來奔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
名晉臣其實晉賊才度定何如其父卒能辦成
大事否虔之曰玄藉世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
政盜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
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以臣觀之不如其父遠矣
今已握朝權必將篡逆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爲
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
略廓清吳楚興大悅以虔之爲大司馬餘皆拜
授有差虔之固辭請疆場自效改授假節寧南
將軍廣州刺史

六國春秋卷五十六
七

都瀛海其地與國大...

外人謂其出天...

今日就勝勢必...

以變厥無不...

知盜賊率...

夫事不...



